



拦花轿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目 录

买肥記 (鼓詞)	朱学穎 (1)
拦花轿 (河南墜子)	袁清岑 (9)
走娘家 (唱詞)	范乃仲 (21)
新鋸大缸 (唱詞)	侯树槐 (33)
綉鞋帮 (唱詞)	苏庆堂口述、苏继坡整理 (44)
公鴨段 (唱詞)	張 珂整理 (48)

买 肥 記

(鼓 詞)

朱学穎

冰河开冻大地春回，
紅花遍地嫩柳低垂，
小河两岸麦田擺翠，
草木迎春全把那綠袄披。
就只見大道上来了人一位，
他本是生产队长叫王大奎，
这位队长寬寬的胸膛細腰闊背，
高高的个子长得魁偉，
黑乎乎的臉膛儿精神百倍，
一对大眼睛，两道笄帚眉。
骑着一辆自行車自己瞎搗鬼，
一会儿面帶笑，一会儿皺起了眉，
心里想：“我們队本是丰产队，
人人称贊有口皆碑。
地里边儿年年上化肥年年得实惠，
庄稼吃了它，长得像拿气儿吹。

可今年的化肥真有点儿见鬼，
买了一个月一粒也没买回。
急得我不得吃来也不得睡，
见个人我就问，有个信儿我就追。
这番功夫总算没白费，
听人说供销社里来了化肥，
别的地方我不敢说嘴，
供销社嘛，我保证手到擒来满载而归。
提起来那儿的主任我心里像喝了糖水，
谁不知道她是我的对象名叫张秀梅。
这件事情用不着把口舌费，
秀梅她脾气温和百依百随。
可万一人家要是不给呢，
岂不是白碰一鼻子灰？”
这位王队长，叨叨念念一直奔了正北，
自行车好像是安了翅膀一个劲儿的往前
飞。
来到了供销社把车子存在院内，
直奔办公室轻轻地把门儿推。
您说怎么那么巧，就是秀梅一个人在屋
内，
桌儿上边儿摆着表格一大堆，
她聚精会神把材料核对，
根本没看见那王大奎。

队长想：“这可真是个好机会，要是该着走运哪，什么话也不用说，伸手就拿化肥。”

你看他挺直了身子并齐了腿：

(白)“报告主任，王大奎到！”

嗨！这一嗓子，好像是晴天打闷雷，屋里边儿直掉灰，惊动了张秀梅。

抬头一看：“哼！原来是你这个冒失鬼，差一点儿把人的魂儿都吓飞！”

说着话假装生气撅起了嘴，

这位王队长，鞠躬立正忙把礼赔：

“主任！请您高抬贵手小生知罪，要气坏了身子可自己吃亏。”

“行啦，行啦，快坐下吧！别再耍贫嘴，瞧瞧你，跑的满头大汗都湿了眼眉。

我问你：最近的工作累不累？

你那个急脾气又犯了几回？”

一旁说给他倒了一碗白开水，水淩淩的大眼閃光輝。

王大奎要不是叫化肥扯住了腿，知心话，起碼得說上一大堆。

他在一旁看准了机会，

未曾说话把笑脸儿陪：

“秀梅啊，有件事求你千万多受累。”

“看你，咱們俩还用說‘求’字？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尽力而为。”

王大奎往前湊了湊又喝了一口水：

“噯，我听說咱供銷社里来了化肥，这批东西怎么分配？

請主任批示我坚决听指揮。”

您說秀梅有多鬼，

她不慌不忙叫声大奎：

“化肥的数量不多，按原則分配，誰最需要先給誰。”

大奎聞听說：“对对对，这样做，生产才能不吃亏。

可是，最需要的还是我們队，我可以全包圓儿，也省得給你添累贅。”

“嘿！你說的倒不錯，想的也挺美，可为什么給自己的臉上淨抹黑？这批化肥我們决定撥給东村儿生产队。”

(白)“那我們呢？”

“你們哪，服从命令等下回。”

(白)“为什么？”

“为什么？他們的麦苗儿又細又黃要及时挽救做好准备，可你們的麦苗儿又粗又壯綠里还透着黑，

人家去年減產，你們是豐產隊，
人家是急需，可你們暫時不用追肥。
我說的全都有招有對，
叫你說這批東西應該給誰？”

(白)“這個……哎！生產隊的情況你怎么知道的？

沒人向你匯報，也沒開過會，
這簡直是連蒙帶唬瞎話兒滿天飛！”
張秀梅不跟他爭論也不跟他吵嘴，
拿出來一個小本兒遞給大奎。

王隊長，他一字一字從頭看到尾，
左看右看暗皺眉：
生產隊的情況全寫在小本兒內，
什麼耕地面積呀，生產進度呀，勞力分配
呀，當前工作呀……寫得清清楚楚白
是白來黑是黑。

(白)“怎麼樣，隊長同志？”
“哎呀，秀梅啊，你的工作真叫人敬佩，
稱得起領導有方年輕有為。
可是，什麼事都得靈活掌握那才算對，
這件事你還得照顧這一回，
難道說你就一點兒不給？
難道說你叫我空手而回？
難道說你叫我說嘴打嘴？

自己人嘛，你又何必总往外推。”

“我这是按政策办事，按原则分配。”

“哎，按原则办事也分跟谁，

我也不是不知进退，

得啦，秀梅，咱下不为例就是这一回。”

(白)“半回也不行！”

秀梅回答的挺干脆，

真好像是铁面无私的包老黑。

王大奎头上如同是浇了凉水，

无精打采心气儿发颓：

“我实指望马到成功不用把事儿费，

没想到弄了一个卸甲丢盔，

软磨硬泡全算白费，

我有千言万语，她有一定之规。”

这位王大奎，刚要再说还没张嘴，

从门外来了东村儿生产队长大老崔，

他也是来问问化肥怎么分配，

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王大奎。

心里想：“大奎他聪明能干又精又鬼，

办什么事情都没有难为，

这些日子为买化肥把心都急碎，

他四处撒网起早贪黑，

看起来消息灵通他属着头一位，

哎？为什么他的气色有点儿不大对？

我何不問問他，也好明白這誰是誰非。”
就叫一聲“大奎！干嘛垂頭喪氣噉着大嘴？

有什麼事情告訴我老崔。

要論生產得屬着你們隊，

人強馬壯抖雄威。

到這來，你總不會白受累，

你們隊分了多少化肥？”

一句話問得大奎無言答對，

面紅過耳自知道理虧。

秀梅她見大奎的樣子有點兒狼狽，

帶笑開言給他解圍：

“老崔同志，我們決定這批肥料撥給你們隊，

大奎也說啦，他們現在不急需可以往后推。”

老崔說：“秀梅同志，這化肥對我們的生產非常寶貴，

可是，我們也可以讓給大奎，

我看可以再重新調配，

我們保證力爭豐產急起直追。”

大奎在一旁又羞又愧，

瞧瞧秀梅，又看看老崔，

半晌說：“化肥應該給你們隊，

走，我帮你去装車，咱們一块儿把家回。”

說完話，三个人来到院內，

張秀梅滿臉帶笑直看王大奎。

临走时，他俩还开了一个小小的碰头会，

他們說等結婚那天請您去干杯。

拦 花 轿

(河南墜子)

袁清岑

唱的是东山坡下沙河旁，

龙泉鎮上人鬧嚷。

街东过来陈老汉，

街西过来何大娘。

俩老人街上見了面，

坐在地下拉家常：

(白)“你大伯，”

“你大娘，”

“哟，嗨！”

“哼，啊……”

老半天沒說出个啥名堂。

老汉說：“桂芳女寻着您俊祥，

亲戚邻居都夸奖。

您孩子是中学生，下了乡，思想紅，劳动

强，办事公，沒偏向，

俺妮就把他爱上。”

大娘說：“別提俺那俊祥好，
您閨女可比俺那孩子強。
您閨女，愛钻研，手頭強，無論做啥都在
行：在地里，割谷子，砍高粱，種棉花，
插稻秧，拿起木楸會揚場；在家里，納
襪底，做鞋幫，剪剪裁裁縫衣裳，行動
穩重又大方。

俺孩子和您閨女對上了象，
我的老親家，說句迷信話吧，真算俺人老
八輩燒好香。”

老漢說：“俺閨女別的都怪好，
就是性子有些強。
這次給她辦喜事，
買了几件新嫁妝：
一個櫃，一個箱，
一張桌子一張床，
兩把靠椅明又亮，
做了几身新衣裳。
總共花了二百元，
事先沒跟她商量，
不知道怎麼讓她知道了，
把那小嘴噉有二尺長。
說我辦事不節約，
說我辦事太鋪張，

立逼着把嫁妝退回去，
因此我来找木匠。”
大娘說：“別提您妮不懂事，
俺孩子也算是个糊塗湯。
为了給他办喜事，
俺娘俩早就作商量：
雇那一頂大花轎，
鼓乐叫那一大帮，
待上十桌八桌客，
張灯結綵多排場。
那天他俩去登記，
回来突然变了样。
說什么待客是浪費，
說什么队里生产忙，
說什么坐轎是老封建，
說什么新社会都不提倡。
老亲家，咱又沒花大家的錢，
人家才不管这一桩。
傻孩子立逼我来退花轎，
把那鼓乐全退光。
我問他为啥說这話，
他說是桂芳出的好主張。
沒过門小两口就擰成一股勁，
你想想往后我这个婆婆怎么当？

我賭氣說出不退的話，
这小子茶飯不吃三天沒搭我的腔。
儿是娘身上掉下的肉，
怎不叫我疼的慌。
无奈何我来退鼓乐和花轎，
你說說退了这算啥名堂？”
老汉說：“孩子年輕不懂事，
可不能光依他們的怪主張。
你跟前就那一个小小子，
我跟前就那一个大姑娘。
多少年遇这一件大喜事，
不能弄的太窩囊。”
大娘說：“是呀！
寻您妮您沒图俺分文錢，
又沒有額外要衣裳，
結婚哩让您閨女走着来，
外人見了戳脊梁。
这花轎鼓乐我不退啦！”
老汉說：“我也不再退嫁妝，
尽他們吵，尽他們嚷，
为这打不了官司上不了堂！”
大娘說：“我豁上我那三口大肥猪！”
老汉說：“我豁上我那四只老綿羊！”
大娘說：“真不够了向人家借。”

老汉說：“对！借不来咱就找銀行。”

(白)还貸款哩！

亲家俩从上午說到后半晌，

各自分头轉回庄。

陈老汉一边走着一边想主意，

得編几句瞎話将俺闺女誑。

等她坐上花轎走，

随后套車送嫁妝。

陈老汉进了自家門，

桂芳迎面搭上腔：

“爹！那些嫁妝你退了沒退？”

老汉說：“你說那些我全退光。”

桂芳說：“俺爹你作的对，

省下錢可以存銀行，

公有益，私有利，

公私兼顧两相当，

到明天写篇稿子登报上，

你这种節約精神該表揚。”

老汉一听嘿嘿笑：

“嗨！高帽子可戴到我头上。

妮呀，今天我赶集碰上你婆婆，

說她家为你准备的可排場。”

(白)“她怎么准备？”

老汉从头說一遍，

陈桂芳小嘴一撇臉黑喪：

“爹呀！这东西是不是你向人家要来的？”

老汉說：“不！你婆婆早就为你备停当。”

桂芳一听心暗想，

埋怨俊祥无主張：

“登記時間咱俩啥話都說过，

結婚时两家不兴乱鋪張。

您不該又雇花轎又待客，

让我这长着腿的大姑娘，穿紅袄，辮条
鑲，穿裙子，綴鈴鐺，梳洗打扮坐轎上，
这閃閃，那晃晃，哟！簡直是叫我去出
洋相！”

叫声“爹，女儿結婚为了过日子，

决不能，婚后让人家招饥荒。

坐花轎是旧社会留下的封建礼，

今天再坐不应当。

我情願走到俺婆家去，

不願落这坏影响。”

老汉說：“一輩子叫你坐这一次轎，

說什么影响不影响。

訂婚时咱沒图他分文錢，

結婚哩，他花几个也应当。

明早晨花轎就来到，

如今已經落太阳。
再說什麼也来不及啦，
可不要辜負你婆婆的好心腸。”
桂芳說：“爹！你說別的我都听，
这浪費的事情我不承当。
我的婚事我作主，
你不願搭腔就不搭腔。”
老汉一听把脚躁：
“这闺女說話真是狂，
不看你明天出門走，
我劈头給你几巴掌。
訂婚时是你自己作的主，
办喜事这家得由老子当。
轎来了，不坐也得坐，
不服气，莫怪老子动棍棒！”
(白) 还动武哩！
且不說父女二人在抬杠，
回头来再說何大娘，
何大娘回到自己的家，
笑迷迷的叫俊祥：
“孩子啊，媽趕集碰見你陈大伯，
說他家准备的可排場。
买东西花了几百块，
光箱柜就得两車装，